

从化温泉与刘沛泉

刘慧娴

去年春节前，我有机会去从化温泉过了三天宁静的生活，旧地重游，在河东宾馆的第五、第六号楼附近，见到立着镌有“温泉”二字的石碑，不禁忆起温泉创建和先兄刘沛泉的往事。

温泉的发现

1933年，先兄刘沛泉在刚刚开办的西南民用航空公司当经理。在一次观察地形的飞行中，在从化县境内，发现有清流如带，掩映于丛山之中。低飞审视，竟是飞涛奔泻的大瀑布。这一发现使他惊奇而又高兴。因为这个大瀑布与他知道的鼎湖、清远飞来潭等有名瀑布相比，实在壮观得多。如果让它永远埋在荒山野岭之中，未免太可惜！返航之后，他立即约同名律师陈大年（解放后任广州文史馆馆长，1969年病故）及医药界知名人士梁培基（解放前已逝世）再次登机去观察，大家极为赞赏，认为有开发的必要。于是详细记录了方位。俟后，三人坐汽车按方位进行调查，在荒原中下车步行，披荆斩棘，来到流溪河边，拟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寻找瀑布，无意中见到一处泥沼冒着蒸气。据当地人说，这泥沼可把鸡蛋泡熟，试之果然。据此，查证了这是温泉的泉眼所在！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们狂喜不禁。

陈大年是日本留学生，梁培基曾在日本疗养，考察过日本的医疗事业。刘沛泉也到过日本。他们都见过日本的温泉区，成为一般人民的游乐场所。刘沛泉也见过我国的一些温泉，如重庆的南温泉和北温泉，建尚可强差人意，但泉水的温度不高；云南安宁温泉，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益；南京曾软禁李济深而出名的汤山温泉，也不过是在平地里建有几间小平房，除了蒋介石御用的一间卧房兼浴室外，其余两间设备还简陋，却是供达官贵人享受的。至于北京的小汤山温泉，更不是人民群众能去的处所。现在这里是既有青山绿水，又有大瀑布，风景秀丽，温泉的水温又高，值得开发，三个人都下了这个决心。

经过多次艰苦的勘探，原先在空中看见的“百丈带”的大瀑布找到了。他们对这些发现，一有机会，便在大庭广众中大事宣扬，纵谈大笑，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于是人们给刘沛泉、陈大年和梁培基三个人起个绰号叫做“从化温泉三大怪”。他们在温泉泉眼旁边，立了“温泉”二字的石碑，作为开荒的标志。所以我看到石碑，便想起先兄等三人的往事。

温泉风景区的创建

建设温泉风景区的决心是下了，但是千头万绪，三几个不是当权的知识分子，从何着手？起初寄希望于“南霸天”陈济棠的支持，曾经托人辗转陈词，结果碰了钉子。吸取教训，思想较现实一些，决心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逐步建设。那时，陈大年的学生李务滋是从化县长，三人同去请他协助，开始李表示为难，后来被说服了，答应合作。

于是四人议定，先由李务滋投资筑一间简洁的“茶室”（茅

草盖顶的大棚),四人集资建了简朴的“玉壶溪馆”,作为他们到从化时的住处和吸引游人的一个落脚点。接着,四出邀请社会名流、教授、中小学教师、医生、律师和各阶层热心的人士以及群众团体等到温泉来游览,以求协助。又请岭南大学化学系和在广州行医的德藉医生柯道对温泉水质进行化验,证明该温泉水对各种风湿关节炎、消化器官病、一些皮肤病等有疗效,又有助于消除大脑皮层疲劳,促进新陈代谢。从而制成“温泉水质化学分析表”印发,扩大宣传。又得岭南大学女教授冼玉清热情地撰文介绍,取得各界人士赞助。不久,于1934年成立了“从化温泉建设促进会”(以下称促进会),招收会员,规定会员可以免费住宿,凡捐款300元的个人或团体,都可在促进会购置的荒地中,分得地皮以建筑别墅、楼房。

促进会成立不久,我第一次随刘沛泉前往温泉。那时公路只修到牛步迳,下车后转乘当地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山箠”(又叫滑竿)才到达流溪河东岸“玉壶溪馆”。该馆是一座四面走廊、中央升高半公尺的三间日本式房子,是竹木结构,茅草盖顶,墙身竹织批荡的大棚,每个房间可挤住十多人。宽阔的走廊摆着不少坐卧两用的竹床及竹椅,供游客观景和休息。馆中备有几十套被褥、竹拐杖及草帽,供游人借用(这里曾有过一个晚上招待了因大雨冲坏公路而归不得广州的150个游客临时留宿的最高纪录)。

玉壶溪馆后边建有小棚,内设白磁砖砌成的三个温泉浴池,可供数人同时浸浴。又在附近另一个温泉眼旁,建有排列着四个浴室的砖瓦木结构的平房一间,供游人入浴。这些简朴的建筑物都集中在现今宾馆河东接待室附近。那时建筑物外是荒凉原野,杂草丛生,蛇鼠出没,疟蚊很多,游人要持杖而

行。曾有一个工作人员患疟疾丧生。但困难没有把开荒者吓住。

1934 年底,政府修筑路经从化的公路刚好筑到温泉区附近,交通方便了,开荒者每周末都必带一批亲友来游。中外官员,每到广州也以一游温泉为快。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视”广东省时,亦曾住在温泉。

在各方面的赞助下,促进会有了一些经费,便逐段逐块收购乡民的土地(包括房屋及荔枝树等)。请准从化县政府征拔山岗平地,雇工开路填坑,建设过程十分艰苦,没有机械施工,仅靠人力。然而有社会上热心人士的支持,如勤勤工学院部份师生,到来实习测量,顶风浴雨,爬山涉水,起了一定作用。这段时间,在河西开辟了一条通到“百丈飞泉”的山路,路上筑起了小桥,在陡峭的山崖上修好了台阶,从河西南下二里,建了一座竹木松皮结构的“二里亭”(即今清音亭所在,以其距温泉中心二里之故),从二里亭向西可转入“香粉瀑”(这是乡民利用水力推动水车舂研制线香、蚊香的原料“香粉”之处,故得名)再向上走,到达另一个较大的瀑布叫“飞虹瀑”。彩虹横跨于瀑上,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缤纷,极其美丽。瀑下有深潭,可供十余入游泳。潭旁有大石横陈,可坐卧休息。再转上登高,便是壮观的“百丈飞泉”(即现在“天湖”的前身)。

建设的同时,广植树木,使之成林成景,在有竹处添插成竹林,称为“竹庄”(今竹庄区)。河西北上,有大松岗(参天的古松比今疗养区的松树要大)。在附近增植松树成松林(今松园区),松竹之外,在河中小岛种植梅花(称为梅岛)。并在附近岸上至村前亦多种梅树(今梅村区)。温泉区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是经过创业者们苦心经营培植的。

在今之碧浪桥，河东的桥头附近，原建有河边小亭，沿河北上至靠东岸的大沙滩上，原来有一排温泉眼，故名为“热沙”。游人既可游泳戏水，又可在热沙埋藏鸡蛋，泳罢蛋熟，就地而食，别有风味。在岸边筑有大石砌成的宽阔步头，因原计划安置游艇，步头是为游艇客人上落之用。这个四十多年前砌成的石步头，至今尚完整保存。

梁培基首先在河西的竹庄区建一间日本式的房屋，名“溪滨一屋”，随后，柯道医生建屋叫“柯树山房”，万国扶轮会及德商施乃德也筑有别墅，广州颐养园亦在松园建“颐养园疗养分院”，由梁尚博任驻院医生。现尚留有“天医处”的大石是该院遗迹。梁培基还捐资在河西溪边筑有砖瓦结构的凉亭（今滴翠亭）。

陈大年在河东区温泉大圆池南边筑了一平房，以当地产的鹅卵石砌墙。陈酷爱收藏石玉，曾在广州举行“陈大年个人藏玉展览会”。他饶有深意地把这所乡间小筑起名“如玉轩”，以示爱玉又爱温泉之意。

李务滋曾在河东区今桥头附近，设有冰室及浴室。

刘沛泉罄其家财，在发现第一个温泉眼处附近建房，为了纪念他坐飞机发现瀑布和说明他半生从事航空事业，因而精心设计筑成飞机形状的小楼一间（机仓机翼及机尾俱全，即今宾馆河东6号楼）。主人认为人生若梦，故称“若梦庐”。

温泉初具规模，各界人士纷纷辟地建房，如郑道实（解放后是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在广州干部疗养所病故）、区芳浦、处铭泽、刘纪文、胡木兰及能克武等人分别在河东、河西建了房屋，肖松琴筑有“兰园”，后送给其母校培正的校友会使用；梁孝郁的“已酉山房”、冯渭仿的“萱荫园”也是初期的建筑

物；广州女青年会亦建有房屋为其会友游览休息之所；广州明远中学校长陈伯华，把该校迁到温泉东北的东圃来。刘沛泉夫人王素贞是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她在温泉区内，办了一所小学。

到了这个时候，原来拒不支持开发温泉的陈济棠也来分享别人所创的成果了。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出面，看过风水，二陈分别择地在河东靠水处兴建了宫殿式的黄琉璃瓦盖顶、绿瓦镶边的富丽堂皇的别墅（陈济棠的别墅即今河东 11 号楼），当时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都在大圆池旁边建筑了房子。

到了 1937 年，随着游客增多，商业投资接踵而来，温泉饭店、温泉商店、温泉建筑公司、从化土产公司、旅行社及旅店等陆续兴建经营。广州白宫酒店经理黄剑锋也在此建造一所别具风格的“竹屋”为旅店，全部墙、窗、上盖与室内设施都以茅竹（当地土特产）为材料，很是雅致。

前后五年时间，温泉已开发成为名胜区。本来促进会的计划要开办矿泉水厂，修筑大桥以及利用大瀑布水力发电等，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敌机轰炸广州而停下来。

我从这时候逃难，辗转国内外各地。1964 年才由北方回粤探亲，重游阔别近三十年的温泉。解放后，温泉的建设更加美丽，已成为名闻中外的旅游疗养胜地了。这里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贵宾。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来到这里休息或举行会议。在如画的山光水色之中，宾馆、疗养院的新型建筑鳞次栉比。那跨越流溪河的碧浪桥，那直通瀑布的汽车路和利用瀑布作为动力的发电站等等，这一切成就，都是当年开荒者们向往而未能做到的。

（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 26 辑）

梁培基参与倡建从化温泉事略

梁 尚 为

阅《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刊出刘慧娴同志《从化温泉与刘沛泉》一文，提到先父梁培基参与创建从化温泉的往事，该文仍有未尽之处，现将所知作此补述。

广东从化温泉开发为游览区，约始于1931年间。以前从化县乡人虽已发现该地有温度颇高的热水泉，在附近的流溪河之河滩上，也有冒烟发热的沙堆，当时乡人只用之洗涤衣物或在泉边割鸡杀鸭，泉眼距公路颇远，交通不便，故不为人所注目。

那时李务滋任从化县长，开始注意如何利用温泉以发展地方经济。梁培基因与李务滋的父亲李介希生前是知交好友，时有往还。李介绍从化温泉的情况给梁培基并邀梁前往游览，因而引起梁培基的兴趣。当时公路只到牛步径，下车后步行一段路程，才能抵达最初发现有温泉的地方。

梁培基认为从化温泉的矿泉水，水质优美，温度适宜，有治疗疾病之效；而且方里之内，有高山、流溪、飞瀑、热沙，又有茂林修竹（有树龄数十年高达十公尺以上的松林，

以及荔枝树和竹林等），这样集温泉、飞瀑、山林、河滩于一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如将这里辟为风景区，条件极为优越，发展前途很大。

从1931年间开始，李务滋即邀集梁培基、刘沛泉（当时是西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陈大年（广州名律师）等人，发起倡议，组成“从化温泉促进会”，主持宣传发动和从事开发的工作。凡加入促进会为会员的，只须交纳数目不多的一笔入会费，即可获得游览温泉住宿的优待，如有意在温泉建筑别墅，该会可以协助购地建造房屋并予各种方便等。

“温泉促进会”首先在温泉区的中心兴建一座单层的松皮房舍，名曰“玉壶溪馆”，有房间可供留宿（原址即现在河东区温泉宾馆住房部所在地）。其旁有李务滋和当地乡人所开设的温泉饭店。再将原有温泉眼扩大，围成直径约5—6公尺的大池，池边设一排浴室，供游人作温泉浴。初创时期，规模很小设备也极为简陋。

促进会使温泉区成名胜之地，除相继开辟公路接通公路干线以利行车外，还开辟大小道路将各处的游览点连贯起来，并根据景物的特色加以人工修饰，冠以富有诗意的命名，以吸引游客。当时命名的有：

百丈飞泉——将原称百丈带的大瀑布，命名为百丈飞泉。瀑布落下低谷，形成水潭。阳光少照、水深寒冷，名之曰寒碧潭，可供游泳。

飞虹瀑——在百丈飞泉下游，水势较小，但飞瀑激起的浪花水雾，在阳光照耀下如彩虹飞举，因以命名。

香粉瀑——其水势虽小，亦称一景，因过去乡人利用此水，曾在附近筑寮制作香粉，故名。

鸳鸯池——在百丈飞泉上游，有小水潭，水面有二块石头，似鸳鸯戏水之状，遂刻石名之。此池自建水电站筑坝成为天湖后，已不复存在。

江心温泉——原在湖滨宾馆对面流溪河中浅滩上，自下游筑有拦河坝，水位提高，已被淹没。

梁培基为增多温泉区内的游览点和点缀各处风景，想方设法，力图吸引各界人士提供资金，以求能够多建一些景物，向各界人士倡议，可以通过促进会的同意，出资建造一些可为某种商品作宣传广告的，或为私人作带有纪念性的，而有助于增添景色的建筑物。为此他首先出资，在河东将若干年前当地乡人捕捉野兽而掘成的一个陷阱（阱深4—5公尺，阱口直径约2公尺），围上栏杆，在旁立石，刻上由书法家书写的“虎阱”二字，以“卖发冷丸人梁培基”的名义题之，作为示范。此陷阱现已填没了。

梁培基又发动了南洋富商黄陆祐的后人捐出资金，由他亲为选址和规划，于河西流溪河边，建成一座红柱绿瓦的中国式的风景亭。内悬横额名之曰“应声亭”，并附有由某人

捐资兴建以纪念其亲人的说明，以应声亭为名，因在该亭内向对岸高声呼唤，可听到回声响应之故。该亭是水泥钢筋结构，今尚保存完整，已换上由郭沫若书题的滴翠亭一个横额。

梁培基又在河西区流溪河转湾之处（即现松园所在地）辟一广阔地盘，兴建平房式有一排房间的大小房室三幢，开设以疗养性质为主的留医院。由其子梁尚博医师常驻，主持医务。在医院后山上，有一巨石横引其间，石前有广阔平地，溪有多棵参天古松，旁有小涧奔流，是可供游人留连的。梁培基在这巨石上方刻“天医处”三个大字，并题词于其下。词曰：

“病有药不能治而须天医者，世多昧比。日居污浊空气中，急欲速效，医则旦暮更张，药则中西杂进，至有不死于病而死于药者，良可慨叹。珠江颐养园倡建分园此间，岂独爱其清幽宜于颐养，亦取其适于疗养。凡属来居，谅同此见。而仍刻以相告者，异日触目，俾有恒心，以收王道之功，而登上寿之域，亦古人座右铭之意也。”

梁培基自己虽不信任何宗教，但却主张用宗教作为方法手段之一，使温泉尽快兴旺闻名。他认为名山须有名寺，才能相得益彰，传之久远。为此策划在温泉区内，拨出一块山林之地，筹建庙宇，聘高僧主持，希亦如鼎湖山之有庆云寺一样，也使温泉因有佛寺之故而致香火鼎盛，游人不绝。他还将准备筹建的寺院定名为“万缘林”，以示广结万方善缘。

之意。为了有利于筹款倡建，并草拟了缘起章程，后因抗日战争发生，事遂终止。

数年时间，从化温泉的建筑物逐渐增多。初期除促进会的玉壶溪馆外（不久即加以改建扩大），先由主要的发起人，各自建私人别墅，如刘沛泉的“若梦楼”（取自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古文句），梁培基的“溪滨一屋”表示屋临流溪河之滨），以及陈大年、冯渭访（某日本洋行买办），梁孝毓（某洋行买办）等人也相继建筑别墅。属于早期的还有在广州开业多年，已懂中国话的德国人柯道医生，他用其中国友人陈某的名义，购地建房在溪滨一屋之旁，名曰“柯树山房”，柯于周末，多到此休息。

从化温泉风景区，逐渐发展起来了，广州的军政界当权人物陈济棠、香翰屏、陈维周、区芳圃等，也在温泉拥有私人别墅，第四集团军总部也用公款建有房屋两幢。

1936年广东政局变化，陈济棠被迫下台，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伸展到了广东。蒋介石有一次到广州，也慕名与随从一行驱车到温泉游览，逗留时间不长，只在刘沛泉的“若梦楼”洗了一个温泉浴，吃顿午饭，休息片时便离去。当时在温泉的别墅，只有若梦楼（即现温泉宾馆的河东区10号楼）将温泉水引入室内并筑有宽阔的浴池。室内设置也较好，故此用这地方接待蒋介石。这时刘沛泉不在温泉，未与蒋会面。

广东政局改变后，从化温泉仍然继续发展，建筑物继续

增加，如刘纪文任广州市长期间，在河面建别墅，基督教女青年会建会所，方便会员游览活动，另一个主要由外国人士组成的高级俱乐部性质的“广州扶轮会”也在河东建筑会所，好些外国人士，也就常来温泉游览或度假，此外如当时广州电信局长利铭泽（现居香港），已在河西选好地点，圈了地盘，准备建房，广州男青年会也决定筹建会所，只以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随后广州沦陷，温泉建设完全停顿，游人也罕至了。

梁培基参与倡建从化温泉时，已将届晚年、他目睹该地山水秀丽，景色清幽，举凡一切名胜所应具有的自然条件，几皆齐备。认为倘予以人为的大力开发，增添各种亭台楼阁，以及旅游和疗养设施，使地尽其利、发挥优势特点、温泉必将成为我国游览胜地之一，名闻于世，他对温泉的建设和发展前途、满腔热情，极具信心，虽年事渐高，仍积极宣传发动，从多方面为美化温泉和扩大其吸引力而出谋献策，尽力而为，如倡建珠江颐养园分园的疗养院，除设有住房及医疗设备外，还广辟场地，拦溪筑库，布置园林，讲究美化环境，其意不在图谋私利，而在于宣扬温泉优点，广招来客，为兴旺温泉着想。

当时河东西之间，尚未有桥相通，渡河只靠小舟，梁培基不怕隔河跋涉，首先在温泉区中心点玉壶溪馆对岸流溪河边，依山傍水，着意营造其私人别墅“溪滨一屋”（原址即现在的竹庄）。他早年因病，曾东渡日本作短期休养，深受东

洋文化的影响，“溪滨一屋”之名已带有东洋气味，屋的结构也仿照日本格式，所需房门和起居卧室的用物，都向日本洋行购进，并专请日本人工匠到温泉安装和修饰屋内庭园，还特意请远居上海的挚友家王逮，书写古诗一首刻石镶在园中山边上，以增景致，该诗为五言绝句“捲却银河水，青山应更清，等闲评陆羽，来此续茶经”，他这样为私宅经营之，其意不独为本身晚年作退养之所，也为了使子女有此而乐于常到温泉，关心温泉建设。

梁培基从此对温泉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爱其山青水秀，生前便在颐养园分园后侧的山腰上，预为自己的身后事觅定墓地，表示愿意身后火化，埋灰安息于此，只是后来时移势迁，没有如他所愿。

新中国成立后，从化温泉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重新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梁培基的子女，早在解放初期，就将他们父亲生前倡建的颐养园分园和遗下的溪滨一屋房产，全部献给国家，以供温泉建设之用，经过国家长期不断的大力建设，从化温泉已有飞跃的发展，今天它以完全崭新的风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样巨大的变化和成就，是梁培基生前所始料和意想不到的，不过他要使从化温泉成为著名的游览和疗养的名胜之一的愿望，却是终于实现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他的这个良好愿望，才能够得以实现的。

（荔湾区政协供稿）